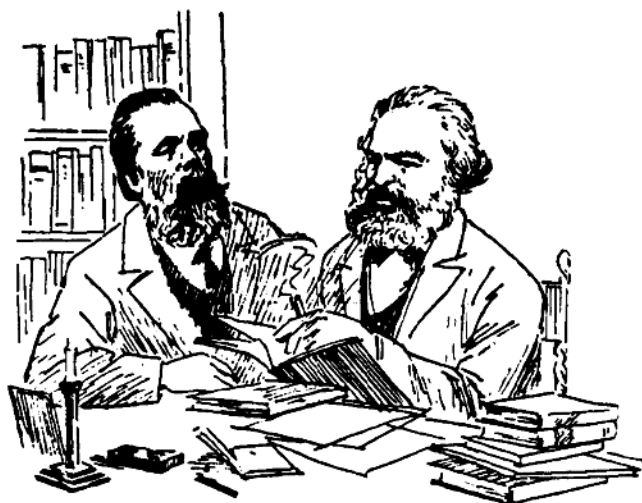


青少年德育文库



马克思 恩格斯 伟大的品格

马临堂 编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青少年德育文库

马克思 恩格斯 伟大的品格

马临堂 编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青少年德育文库

马克思 恩格斯伟大的品格

马临堂 编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七二二六工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375印张 2插页 145千字

1991年1月第2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24-01364-1/G·328

定价: 3.80元

封面设计 姚正选
版式设计 徐秦生

《青少年德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 何其昌

副主任 朱 玉 赵喜民 杨启伦 李天增

委 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朱 玉 李天增 杨启伦 陈四长

何其昌 赵喜民 袁明仁 曹 彦

目 录

第一章 专一而稳定的爱情.....	(1)
一、战斗的唯物主义者的爱情观.....	(1)
二、“活着我们同呼吸，死后咱俩合 安葬”.....	(4)
三、为事业结战终身伴侣.....	(9)
四、别具一格的恩格斯式的婚姻.....	(19)
五、“不要忘记珠薇”.....	(25)
第二章 尊重双亲 爱护孩子.....	(31)
一、珍贵亡父的肖像.....	(32)
二、胸怀博大 礼让遗产.....	(38)
三、风趣横生的生活.....	(43)
四、“孩子们必须教育他们的父母”.....	(51)
五、面对现实 细致入微.....	(56)
六、教女成才.....	(59)
七、“第二个父亲”.....	(67)
第三章 观点相同 终生为伍.....	(70)
一、两次会见.....	(70)
二、“友谊被称赞为最崇高的东西”.....	(77)
三、分工合作的榜样.....	(83)
四、恭、谦、让.....	(95)
第四章 热爱祖国.....	(100)

一、最深沉的爱	(100)
二、“它无比神妙”	(114)
三、赤子之心	(119)
四、寄希望于本国的工人阶级	(127)
第五章 “我是世界的公民”	(136)
一、一切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	(138)
二、“我是世界的公民”	(144)
三、为法国的“自由射手”申辩	(154)
四、为波兰呼吁	(158)
五、支持中国人民	(163)
六、高度评价阿伯拉罕·林肯	(171)
七、巴黎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	(173)
第六章 弃名利如敝屣	(182)
一、决不做社会庸人	(183)
二、学习、学习、再学习	(188)
三、“不为私事而烦恼”	(197)
四、普通的会员	(206)
五、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	(213)
六、向无产阶级奉献了一切	(217)
第七章 友谊和团结的结晶——《资本论》	(224)
一、真正的朋友	(225)
二、为《资本论》提供绝对必须的资料	(242)
三、接替马克思 完成二、三卷	(251)

第一章 专一而稳定的爱情

一、战斗的唯物主义者的爱情观

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既不同意某些资产者及其代表人物那种“爱情至上”的片面观点，也不同意某些禁欲主义者对爱情所持的虚无主义态度，而是客观地认为，爱情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异性间必然的、现实的、感情的亲昵活动，是人类自身生产和繁衍在物质及精神方面的有形表现，是人生的乐趣和幸福之一。恩格斯在《启示录》一文中指出：“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在每一次大的革命运动中，‘自由恋爱’问题总要提到重要地位。有些人认为，这是革命进步，这是解脱不再需要的旧的传统羁绊；另一些人认为，这是一种受人欢迎的、便于掩盖各种各样自由的、轻浮的男女关系的学说。后者，即庸人，看来很快就在这里占了上风；”“……自由恋爱的拥护者，一般都倾向于和一切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无论如何，决不倾向于殉道。”（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1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以下简称《马恩全集》。）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

恩格斯把“自由恋爱”问题看作是历史的进步、社会发展的表现，而把反对“自由恋爱”的人们看作是庸人、犹太教的狂信者和冥顽不化的基督教徒，甚至是留恋“旧传统”的保守主义者。

恋爱——这种男女间相悦相慕或相亲的情感表露，对那些为阶级解放或社会解放而斗争的人们来说，不仅不是无缘的，而且甚至是他们为之奋斗的社会目标之一。在人类的历史上，特别是在当代的历史发展中，纯真的爱情和有益的变革，两者始终是这样或那样地联系在一起。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1843年3月13日在致其当时的好朋友阿·卢格的信中，极其坦率地说：“我可以丝毫不带浪漫主义地向您说，我正在十分热烈地而且十分严肃地恋爱”（《马克思全集》第27卷，第44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恩格斯不仅有恋爱的幸福，而且有失恋的痛苦。1841年3月，他从不来梅回到故乡巴门，在巴门失恋了。失恋后，于5月去瑞士和意大利旅行。在旅行中写了《漫游伦巴第》一文。文中，流露了他第一次失恋的痛苦，和此种痛苦开始消失时的感受。文中写道：“还有一件事使我对热那亚人感到亲切。在我之前就有人把自己爱情的悲伤带到这座山峰上来了，因此，并不是就我一个人怀着一个月以前无限幸福而现在却已破碎寂寞的心情站在这里。还有什么样的悲痛比一切个人痛苦中最高尚最崇高的痛苦即爱情的痛苦更有权利向美丽

的大自然倾诉呢？”（《马恩全集》第41卷，第188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对于既有理智又有抱负的人来说，问题不在于恋爱或者不恋爱，关注爱情还是弃绝爱情，而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恋爱或爱情。对此，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第二部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引证海涅的诗那样：

“对爱情的迷恋，
不能过于粗暴，
不然就会伤身”

（《马恩全集》第3卷，第542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总之，正如恩格斯早在1841年就写过的那样，“厌恶一切禁欲主义的反常现象”，提醒那些“纵欲者应当永远感到羞耻”，并维护“严肃的道德”，倡导“纯贞”的爱情。（均见《马恩全集》第41卷，第146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同共产主义者相反，那些粗鲁或“神化”了的唯心主义者，他们的“高尚意识”却认为：“爱情是灾祸，是妖魔”，“是一个凶神”，它激起具有“高尚意识”的唯心主义者的“仇恨、愤怒以至癫疯”（均见《马恩全集》第42卷，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然而，他们的仇恨、愤怒和癫疯，

是做作的，是佯装清高与沽名钓誉的。实际上，他们把崇高的爱情视作单纯的情欲，为了满足其卑下的情欲，煞费心机，不择手段。就是说，他们不以公开或隐蔽的娼妓制度为满足，还要通过各种方式，以勾引他人的配偶为乐事。那些自恃“德高”并反对自由恋爱的人们，除了扮演“自由恋爱”和“婚姻自主”的双重破坏者的角色外，就其个人的私生活来说，有些人实际上是最不光彩的色情主义者。对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来说，事业是伟大的，爱情是崇高的，爱情从属于事业，这是理所当然的。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周恩来等无产阶级革命先辈们，都相继为我们做出了良好的榜样。学习这些榜样，提倡专一和稳定的爱情，对于巩固和发展良好的社会风气并推进两个文明的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活着我们同呼吸， 死后咱俩合安葬”

卡尔·马克思和燕妮·冯·威斯特华伦两人的恩爱姻缘，是在冲破了种族藩篱和门户之见以后争得的。对此，马克思在结婚前三个月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说：“我订婚已经七年多，我的未婚妻为了我而进行了极其激烈的、几乎损害了她的健康的斗争，一方面是反抗她的虔诚主义的贵族亲属，

这些人把‘天上的君主’和‘柏林的君主’同样看作是崇拜的对象，一方面是反抗我自己的家族，那里盘踞着几个牧师和我的其他敌人。因此，多年来我和我的未婚妻经历过许多不必要的严重冲突，这些冲突比许多年龄大两倍而且经常谈论自己的‘生活经验’（我们的‘论中庸’爱用的字眼）的人所经历的还要多”（《马恩全集》第27卷，第441—44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类似情况，在38年之后，即燕妮于1881年12月2日去世后，由燕妮的大女婿沙尔·龙格在《正义报》上发表的一篇悼文中，又做了更为具体的追述。悼文中说：燕妮“同特利尔的律师的儿子卡尔·马克思结婚不是没有种种困难的。当时需要克服不少偏见，其中最大的当然是种族上的偏见。人所共知，这位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是犹太血统。”

（《马恩全集》第35卷，第234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龙格这段话是符合实际的，马克思在结婚前后给其他人的信件中，也曾不只一次说到过。

马克思和燕妮各自的家庭，虽然既不是革命的也不是激进的，但却都是善良的和有教养的。马克思和燕妮作为近邻，从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孩提时代开始，彼此交往，相互了解，伴随着各自年龄的增长，彼此逐渐萌发了爱情。当卡尔·马克思1836年8月至10月，从波恩大学回父母所在地特利尔欢度暑假期间，就同少年时的女友燕妮·冯·威

0995680

斯特华伦秘密地约定了终身。一年之后，即1837年11月上旬，卡尔·马克思给父亲写信，禀知自己同燕妮之间已经蕴育了非止一日的真挚爱情，并恳求双亲为自己向燕妮的父母求婚。父亲一周后写信告知已转到柏林大学就学的卡尔·马克思说：关于向燕妮求婚的事，已冲破了阻挠，获得了燕妮双亲的赞同。自此以后，马克思同燕妮的爱情，从秘密步入公开，跨进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继之，经过了五年又半的时间，当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毕业并生活自立之后，才于1843年6月19日，在海滨小镇克罗茨纳赫的岳母家中，同相爱已久的燕妮结了婚。

结婚之后，他们俩遇到了更多的嫉妒、非难或离间。特别是在《莱茵报》和《新莱茵报》被封闭，马克思相继被普鲁士政府、比利时政府和法国政府所驱逐，并因此在政治上被诬陷，经济上蒙受严重损失，家计开销拮据的日子里，燕妮家中那些高朋贵友和名门望族的亲戚们，更是奔走相告，称快于一时。他们满以为燕妮一定忍受不了政治艰险和经济贫困的双重打击，会被迫领着孩子，离开丈夫，泪流满面地回到娘家去。然而，这些有钱有势的权贵们哪里知道，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还会有远远超越于他们这些庸人所能想象的更高境界。面对严酷的现实，燕妮同丈夫以爱情为基础的婚姻，不仅一如既往，而且在险风恶浪中日臻巩固，马克思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已把他们俩紧紧地维系在一

起。马克思称颂自己的妻子说：

“……她虽然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却赞成丈夫的民主信念。”（《马恩全集》第4卷，第557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而燕妮给马克思的信上也说，我是以整个身心无以名状地爱你！这位一向在富裕、舒适和安逸环境中长大的燕妮，面对贫困，表现出了惊人的勇气。实践证明，甘愿下嫁、力求向上的燕妮，不仅成了一名评论家、书翰艺术家，而且是位能干的主妇。

人们知道，欧洲在1848年革命高潮之后，接下来就是漫长的革命低潮时期。在这时期内，在一切革命的敌人庆祝胜利的同时，无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却承担着各种各样的压力。1850年5月20日燕妮给马克思的好友约·魏德迈写信说：“我的丈夫在这里被日常生活的琐事压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而且这一切是如此令人苦恼，以致需要他的全部精力，他的全部的镇定的、清醒的、冷静的自尊心，才能坚持这种每日每时的斗争。”（《马恩全集》第27卷，第63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在同一封信中，燕妮又满怀信心地写道：“我的丈夫对于那些了解他的思想、得到过他的鼓励、受到过他的支持的人所能提出的唯一要求，就是在事业上为他的《评论》更多地出力，更多地关心《评论》。我能够骄

傲而大胆地肯定这一点。”（《马恩全集》第27卷，第63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的确，贤良而又智慧的燕妮，一贯地为从事人类伟大事业的丈夫寻求支持，而自己也毫无保留地支持亲爱的丈夫。就是在这同一封信中，燕妮满怀豪情地向丈夫的朋友宣告说：“您不要以为这些小事所造成的烦恼已把我压倒，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在我们的斗争中我们绝不是孤独的，而且我有幸是少数幸福者中的一个，因为我的身旁有我亲爱的丈夫，我的生命的支柱。”（《马恩全集》第27卷，第63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信的结尾，又一次表现了一个真正革命者无时不有的乐观精神。信中说：“这个月份正如它的两个不幸的先驱者一样，它的世界历史使命也许就在于要开始巨大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我们又将重新携手战斗”（《马恩全集》第27卷，第63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类似的决心，马克思在初恋时也曾向燕妮表示过。1836年秋，马克思在献给燕妮的《爱之书》中写道：

“活着我们同呼吸，
死后咱俩合安葬。”

（《马恩全集》第40卷，第403页，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三、为事业结成终身伴侣

伴随着历史的进步，从18世纪初开始，欧洲各主要国家的无产阶级已陆续登上了政治舞台，从而也就为两性间早已开始了的“自由恋爱”问题，增添了不以财产和权势为转移，而只以恩爱、劳动和变革社会现实为依归的新内容。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与实践，为人类提供了光辉的榜样。1856年6月21日，即马克思同燕妮结婚后的第13个年头，马克思从英国曼彻斯特写信给在特利尔城岳母家中的燕妮，信中又一次表达了对燕妮的忠贞爱情。信中说：

“无数诽谤我，污蔑我的敌人中有谁曾骂过我适合在某个二流剧院扮演头等情人的角色呢？但事实如此。要是这些坏蛋稍微有点幽默的话，他们会在一边画上‘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另一边画上我拜倒在你的脚前。”（《马克思全集》第29卷，第515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人们知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唯物主义和剩余价值学说的确立，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成了科学，是马克思及其战友恩格斯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对人类思想宝库做出的

最为伟大的贡献。在这里，马克思把对人类的独特贡献同与燕妮的爱情并列，并声称自己甘愿在“二流剧院扮演头等情人的角色”。可见，爱情在马克思的心目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但是，即使是用极其挑剔的道德眼光来观察，马克思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上的态度也是无可非议的。而在当时欧洲的社会风气中，有些人认为：配偶、爱人和情人，三者是不能而且也不应该只在一个人的身上体现出来的。他们以为，如果有那么一个“人中骄子”，在合法的配偶之外，和两、三个异性保持不正当的关系，那么，这就在两性关系上达到了“最为理想”的境界。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筑在资本上面的，建筑在私人发财的制度上面的……而它的补充现象却是无产者的被迫独居生活和公娼制。”（《马克思全集》第4卷，第486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儿女受他们支配为满足，……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其特别的享受呢。”（《马克思全集》第4卷，第487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同当时资产阶级式的婚姻相对立，以专一而稳定的爱情为基础结成革命的终身伴侣，是马克思同燕妮的婚姻的一大特点。

同有产阶级那种“结婚是恋爱的坟墓”的观点